

广场舞不缺动作规范缺技术支持

赵志疆

今日论语

3月23日,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的2015年全国广场舞健身操舞活动发布会上,主办方宣布将推出12套广场舞“官方版”。

对此网上网下议论纷纷。广场舞的火爆有目共睹,不过,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冲突在各地时有发生,隔空叫骂、泼水泼粪乃至拳脚相向者不乏其人。广场舞,就这样在争议中一路发扬光大。

作为一种娱乐健身方式,跳广场舞本身无可厚非。终日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,跳广场舞不仅能活动一下腿脚,还能增进邻里街坊的

联络与感情,对于那些上点年纪的大妈来说,更能令她们怀念起青春岁月。事实上,即使是那些广场舞抵制者,反对的也只是跳舞时的高音大喇叭。问题是,高音大喇叭是如此重要,以至于舞者宁愿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,也不愿轻易丢弃。显而易见,广场舞引发的是是非非,归根究底是大妈们日益增长的健身活动需求,与身边匮乏的活动场地之间的矛盾所致,而这一切,与跳什么舞无关,更与怎么跳无涉。

国家体育总局此番推出“标准广场舞”,似有出力不讨好之嫌。“标准广场舞”一出,率先发难的不是围观群众,而是热衷于广场舞的各地大妈,“跳啥舞也要管吗”之声

不绝于耳。广场舞之所以风靡全国,正在于没有门槛,地不分南北、人不分老少,兴之所致谁都可以扭上一扭,当广场舞也推出“国标版”,不仅门槛陡增,就连跳舞的过程也未免多了几分标准化操作的沉重,无怪乎各地大妈竞相吐槽。对于抵触广场舞者而言,跳什么舞原本就不在他们关注之列,让他们心烦意乱的只是那个聒噪的大喇叭,而这偏偏不在此番规范之列。支持者与反对者都颇有怨言,“标准广场舞”的尴尬遭遇可见一斑。

针对外界质疑,体育总局自是感到万分委屈,赶紧表示“我们是本着引导、扶持、规范方针,推动广场舞健身操舞健康有序发展,绝没

有用行政力量去强行干涉、管理广场舞健身操舞的想法”。问题的关键是,其所做的,并不是双方需要的。体育总局关注广场舞,本身不失为主动接地气的积极举动,但在如何避免扰民的核心议题上没有动作,在如何推动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方面,功课也还没做到家。

可资借鉴的是,去年上交会,复旦大学研究团队曾展出“有源定向扬声器”,其能实现音乐定向传播,既能满足跳舞者的需要,也能避免噪声扰民。如果类似的技术手段能经体育总局推而广之,当能最大限度缓和广场舞引发的矛盾,至于怎么跳舞,大可交给公众自行解决。(相关报道见A21·体育新闻)

新民随笔 谁更神奇

夏琦

《平凡的世界》播到尾声,袁弘饰演的孙少平遇到了外星人。这段情节让很多观众大呼荒唐,甚至批评导演编剧的肆意改编。这显然是一种误解。这段看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出现在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第36章,如假包换地出自路遥之手。

在小说里,孙少平与外星人进行了一段交谈,虽然最终他自己也无法确定,这究竟是一场梦,还是真正的“第三类接触”,但这段插曲促使他对人生进行反思,多少缓解了他失去爱人的悲痛。外星人的出现看似突兀,事实上,路遥当年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,翻阅了10年的报纸,而当时UFO的确是一个热门话题。

扯开一句,就像马尔克斯曾说自己的小说“没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”,《百年孤独》里,不论是美人儿蕾梅黛丝飞上天还是黄蝴蝶缠着马乌里肖·巴比伦,都有现实的依据,马乌里肖·巴比伦的原型,是一个曾经到幼年马尔克斯家中换电表的电工。

神奇的创作,固然经过艺术加工,但其实多少有现实的影响。最近热播《少年四大名捕》,好奇看了一集。四大名捕之首变成了冷血,追命成了脑残,无情不需要坐轮椅,这也就罢了,可是谁给铁手戴上了一只银光闪闪长手套的,他叫铁手,不叫铁手套……

文字有想象空间,有重建的可能,你的想象、你的人生体验,都有可能让你重建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,这是非常享受的过程。比如温瑞安写到的少年铁手,是这样的:“少年望着自己一双大手,笑答:‘我的手是比较大了些,但也是肉做骨砌的。我的原名是铁游夏。’”

而我们的影视剧,常常不愿意给人任何的想象空间,不愿意给人重建的机会,铁手一双肉手太过平淡无奇,所以要给他戴上够闪够炫的手套。开场一阵乱打,帅哥加特技,飞檐走壁鸡飞狗跳,激光道道,房子拆了不少,而台词的毫无逻辑,让温瑞安的粉丝们大概要吐血晕倒了,只能希望,后面的剧集不再是这个路数——你以为这样够神奇,其实只好当不合格的喜剧看。

专业媒体当有“传播定力”

权威声音

最近,几起媒体乌龙接踵上演。有媒体称,江苏南京一个副区长在女儿婚礼上被纪委带走,旋即被南京市纪委证伪;成都金牛区“警察政协会场抓记者”一事,该区也发布情况说明,认为“该稿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”。

出现乌龙,主要原因还是媒体激烈竞争背景下的集体性焦虑。无论是这两条关于反腐败的消息,还是此前关于姚贝娜、李光耀的报道,乌龙的出现都难说是偶然。过分追求快新闻,容易给假消息以滋生空间,甚至被一些人所利用。

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舆论生态。当“世界被装进口袋”,手里拿着“金话筒”、面向公众的专业媒体,更需要有传播定力和专业精神,否则难免被汹涌的信息洪流冲乱了手脚、搅乱了心神。

竞争压力再大,速度效率再高,也不能跳过必要的新闻流程,不能不遵守应有的新闻规范。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,抑或是自媒体,只要有媒体属性,就应当遵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。对于专业媒体而言,更是不能大“任性”。拼速度而不顾新闻质量甚至不能保证真实性,难以在读者心中树立公信;而如果少了对事实的基本尊重,使严肃的报道让位于点击量,更是背离了新闻应有的社会价值。(李洪兴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年年伤春,今又伤春

谢春彦

做幸福的普通人不好吗?

喻明

带着热情,但又沉默的乡下孩子。而相比那些没机会进入城里重点高中学习、小小年纪就走上打工之路的孩子,这名研究生又是幸运的。

做幸福的普通人,还需要辩证地看待。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,基层人群向中产阶级流动,这种“向上”的流动,是个人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。作为个人,需要有“向上”的奋斗目标,努力获得更高的学历、更好的工作、更美好的生活、更广阔的平台;同时,也需持一颗平常心,因为“向上”是无止境的,相对于“拔尖”,普通人是绝大多数。我们的社会和家,理应一方面教育、鼓励孩子去追逐梦想,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拥有健康平和的心态,二者并不矛盾。

鼓励孩子做幸福的普通人,孩子们生活的社会是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,也决定着他们能否“普通”地“幸福”。当乡村孩子能够在家门口优美淳朴的村校念书,而不必天天跑十几里山路去镇里上学,他们就是幸福的小儿郎;当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和就业条件不再相差悬殊,一些孩子即便不能“鲤鱼跳龙门”,留在乡镇工作生活,也可以幸福而知足;当考不上大学而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,毕业后也能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保障,他们就不会有挫败感;当社会公平正义阳光普照,不同阶层之间不再固化板结,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努力“向上”,那么感到幸福的普通人就会越来越多。

自由谭

全国政协常委、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全国两会上,的一个提案,这些天持续在网上引发热议。这个提案谈及的家教观广受关注和流传——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。

在刘长铭看来,我们所谓的最成功的人一定是很少数的,绝大多数是平常的。但是,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儿女成龙成凤,因此逼孩子学习、补习,弄到他们连觉都睡不醒。孩子为什么以后不能选择做平常人?是不是我们社会中的普通人,谈幸福的权利就要少许多?但是在生活中,我们今天看到大量的人是普通人,但他们生活得很乐观、很幸福。

孩子学业出类拔萃固然好,但如果平平常常也无妨。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,高考升学率高,学业深

新民新语

二万夫妻的格格不入

徐轶汝

最近有一个帖子红遍各大论坛。大致是说上海一对40岁上下的夫妻,不工作,没孩子,无交际,去年只花了2万元。帖子里详细列出了全年的开销,楼主还认真回答了网友的各种问题,包括各种抨击,比如养老金交了没?为什么不去二三线城市生活?是不是好吃懒做?生活品质如何保证?最终上升到了价值观、人生观的高度。

撇开帖子的真实性不谈,二万夫妻的都市极俭生活之所以引起这么多围观,关键在于他们与这个城市普遍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差距太大,比如两人合用一部手机,且月花费不超过20元;水果牛奶零食都不吃;除了父母,其他人一概不来往。

然而,差距大并不是错,有人偏爱大起大落,觉得幸福感来自先苦后甜,是一个“上坡”的过程。上班族天天盼望着放长假睡懒觉,真放假了,头两天还觉得舒坦,但天天睡到日上三竿,也会渐渐麻木,觉得无聊,转而寻求另外的“甜”。自然,也有人愿意平平淡淡,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。

幸福是相对的,幸福感关乎个人的内心世界。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。人生不需要刻意拔高,价值观更没有对错之分。

那些说二万夫妻“好吃懒做”的网友,他们其实是因不理解而产生质疑,为夫妻俩的“格格不入”找理由——你要是在乡野山间过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,那叫生活情趣,那才是无欲无求。可你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,真能抵挡住花花世界的各种诱惑?况且,人有追求和欲望,社会才有活力,才有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人人都如这对夫妻般,食求果腹、衣求蔽体,那这世界未免太死气沉沉了。

二万夫妻的“另类”还表现在“没有交际”这一方面。人毕竟是群体动物,希望在群体中得到认同。这种认同感可以从工作中获得,也可以经由人际交往获得。可夫妻俩一方面觉得“不工作是为了身体”,另一方面觉得“多一个朋友,就多一分危险”。物质上无欲求也就罢了,情感上也同样“遗世独立”,的确超越了大众的价值观。